

北京上演大提琴独奏音乐会

李垂谊为皮亚佐拉增添色彩

时隔四年重返北京,昨晚,香港传奇大提琴家李垂谊与德国钢琴家奥利弗·特林德携手,在中山音乐堂举办了一场大提琴独奏音乐会。从贝多芬到肖邦,再从舒曼到雅纳切克,再到“探戈之王”皮亚佐拉,李垂谊以轻松优美的旋律、成熟扎实和绚烂的演奏技巧,令全场观众为之心醉神迷。而返场的王立平《红楼梦》改编曲,更是以大提琴特有的如歌如诉陶醉了每一位观众。

天分高,茱莉亚如鱼得水

李垂谊是首位赢得相当于钢琴界肖邦大赛地位的国际扬尼格洛大提琴比赛冠军的华人音乐家,国际权威音乐杂志《留声机》赞扬其为“奇迹”。《纽约时报》亦宣称他为“优秀的大提琴家,技惊四座,情感表达十分细腻……”当然也有乐迷在网络上评价他“华人古典音乐界颜值最高,气质最佳的音乐家”。

因为家庭因素,李垂谊自小习琴,天

分颇高的他11岁考入了被称为“天才集中营”的茱莉亚音乐学院附中。颇有天分的他在茱莉亚如鱼得水,他每天练琴不超过一个小时,成绩却是大提琴专业第一,并拿过好几次比赛冠军,还在纽约林肯中心开过独奏会。中学毕业时,这位临时调转船头的少年,如愿考上了哈佛商学院。

华尔街,上班族枯燥忙碌

在哈佛大学丰富的校园活动中,没有了学琴压力的李垂谊反而对音乐重新萌发了兴趣,他利用业余时间和同学们一起玩室内乐:哈佛的学生真是藏龙卧虎,学的都是和音乐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东西,但高素质的演奏人才比比皆是。和他们在一起,我才没有彻底丢掉当年练就的“童子功”。李垂谊回忆。

大学毕业后,李垂谊顺利进入主流金融界——华尔街,在一家跨国金融顾问公司里任咨询顾问。上班族的生活非常忙碌枯燥,他形容那时候的自己“犹如鱼离开了水”:“有一次礼拜天晚上12

点,我坐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看着窗外,突然觉得不行,我完全没有热情去做这个事情。这样强烈的感觉有了几次之后,我就决定要改变自己了。那时候,我在波士顿,当地有一位很出名的大提琴老师,他也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是学数学的,当我找到他说起我的情况时,可能是因为他和我有着类似的经历,所以他很理解,也很同情我,但是他也警告我,做音乐家是很辛苦的,你是不是真的做好了吃苦的准备。我想了几个月,最后还是做了决定,辞职重新去学大提琴。”

去冒险,趁还不算太老

在家人、同学的惊讶声中,任性的李垂谊毅然辞职,辗转英国、西班牙、德国重新学习大提琴,并在五年之内一举拿下世界三大提琴比赛的桂冠,包括2001年纽约南堡格、2002年赫尔辛基国际保尔路大提琴大赛以及2000年第55届日内瓦国际音乐大赛,是首位在这几项国际大赛中夺得殊荣的华人大提琴家。

如今,活跃在古典音乐界的李垂谊常常穿梭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马德里国家演奏厅等各大知名演出场所表演,

多次和荷兰爱乐乐团、英国北部交响乐团等知名乐团合作,被称“香港荣光”。

茱莉亚音乐学院附中学生、华尔街金融咨询师、国际知名大提琴家,几次身份的华丽切换,李垂谊都得心应手如鱼得水,如此任性的背后也是他天分加勤奋的必然结果。这样的切换,李垂谊与外人一样认为“冒险”,但他并不会惧怕,他也想以自己的经历告诉90后们:去冒险,趁还不算太老,这是最好的时间,也是最好的机会。”

■对话李垂谊

大提琴最适合王老师的《红楼梦》

北京晨报:你的音乐会风格跨度非常大,在贝多芬、肖邦、舒曼、雅纳切克这些西方经典之外,还有阿根廷“探戈之王”皮亚佐拉的作品。

李垂谊:皮亚佐拉的很多曲子的独奏部分都写得很简单,需要演奏家自己添加点儿色彩进去的。很多人拉这首时你会觉得怎么有些平啊!有很多长音,钢琴在那里忙活得很,怎么大提琴本来是主奏,可是听上去却没有什么的呀!后来我就发现,那些地方就是作曲家留给演奏者自己发挥,加多一些花样进去……这次是我第二次拉这首我自己加了很多色彩的皮亚佐拉,这也比较适合演奏探戈,因为探戈每一次演奏都会是不一样的,就像跳探戈的人一样,节奏是固定的,但脚下的花样随心所欲千变万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你练好了就

前天下午,匆匆赶到北京的李垂谊直接在中山音乐堂的舞台上进行走台,北京晨报记者利用排练的间隙进行了采访,李垂谊告诉记者,明年他在内地的演出非常繁忙,他将作为香港回归20年的文化大使在内地多座城市巡演。

不可以再改变了,所以这一次北京的观众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我的皮亚佐拉。好处就是,这是我自己做的,所以我拉错了大家也不知道。

北京晨报:有没有考虑内地当代作曲家委约?

李垂谊:明晚如果观众鼓掌声再长一些的话,我会有一首已经是经常演的了——王立平老师写的《红楼梦》。我这几年一直在做不一样的《红楼梦》大提琴与钢琴,或者与乐团的组合,最近我还在尝试做大提琴与西洋管弦乐团组合的《红楼梦》,这些不同组合的做法。《红楼梦》有那么多首歌曲,对我来讲就非常的灵活,我可以根据现场的需要抽出那么几首来演奏。与台湾中乐团的版本我们已经录音了,有将近三十分钟的长度。我分了四个乐章,但其实



我觉得不太像协奏曲,更像是组曲的结构。因为每一首歌都有自己完整独立的故事背景,大家都熟悉了。如果你硬要说是协奏曲反而有些奇怪。我将要做的与西洋管弦乐团的版本,还应该是组曲的结构。

这首《红楼梦》我曾经在美国演过一次,他们的反应是:啊!你应该带着这首作品来美国巡演!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而且他们更没有看过那个电视剧,完全的不熟悉。可是这个音乐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很容易就上瘾了!没有什么说还需要提前做功课。之前的中国作品很少有这种情况,王老师的这个《红楼梦》,外国人马上就喜欢上了。

我第一次是听香港中乐团与女高音的原版音乐会,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我觉得钢琴或者其他乐器要想模仿女高音的音色和线条是很难的,有些方面可能是完全做

不到的。可是大提琴一拉……人人都会觉得这是在唱歌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红楼梦》特别适合大提琴,这就是我对内地音乐最专心的工作了。

北京晨报:明年你会在内地有什么样的演出计划?

李垂谊:明年香港回归20周年,香港政府希望我作为文化大使,在内地不同的城市举办音乐会,武汉、成都、重庆、长沙、郑州,以往重大的文化活动都是在“北上广”,我去这些城市演出也都很多了,所以,这一次香港政府希望避开“北上广”,我也没有去过这些城市呢!明年夏天在深圳也会有一场庆祝香港回归20年的大型活动要参加。还会与几支外国乐团来内地演出。

北京晨报首席记者 李澄/文
记者 柴春霞/摄